

顯

志

堂

稿

顯志堂稿卷六

吳縣馮桂芬林一簪

振威將軍 贈太子太保一等輕車都尉世職霍羅琦巴圖魯幫辦軍務江南提督高要忠武張公小傳

公姓張氏名國樑初名嘉祥廣東高要人年十有五賈廣西貴縣三載爲土豪所辱怒率眾毀其家官名捕亡命爲羣盜盜有道人爲之語曰濟弱鋤強張嘉祥撫部勞公崇光開而招之道光二十有九年公隻身詣左江鎮受撫檄剿土匪顏品瑤潘七大李樹壽等事平還報勞公奇賞之令執贊門下爲改今名字之曰殿臣示期望意洪秀全反公始屬向公榮部下繼率二百人破賊數萬於新甯捷上授守備 賞戴花

翎咸豐二年三月從剿湖南敗賊於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
追賊自湖南至湖北破洪山寺賊壘升都司 賞給霍羅琦
巴圖魯勇號無何賊陷武昌眾數十萬蔽江東下不旬連
陷九江安慶太平江甯大軍由陸路追之抵九江賊去城空
湖口無船不得渡留十有五日始渡比至江甯而城先十日
陷矣進攻之軍鍾山久之復江浦游升福建漳州鎮總兵六
年夏五月蘇撫吉勇烈公敗於鎮江死之未幾而有向軍鍾
山之潰諸將震恐公從容指麾始得全師退次丹陽尋復進
向公奏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旋解金壇圍奉 旨幫辦軍務
乘勝復句容 賞穿黃馬褂復鎮江 與騎都尉世職擢湖
南提督復秣陵關 賞換雙眼花翎調江南提督復揚州儀

徵 晉三等輕車都尉復九狀洲 晉二等公受知向公倚
如左右手大營先後奏捷數十皆公功也江南北數百里內
有警輒單軍馳援無虛月所至輒大捷迭荷

先帝褒旨 賜上方珍異嘗傷於指 賜御用藥散尤異數

旣向公卒某帥驕愎不省事又忌公事事齟齬之公度不得
行其志誓以身殉執一指寄家示無還期公築長圍困賊期
年而成攻益力城垂破各路援賊四至某帥方以不破城不
發餉激軍軍屢譁不爲動公跪諫繼以泣不聽檄調副帥某
回營七往返總督留自衛不遣公尋以追賊至鎮江賊突出
犯大營某帥遁軍大潰公聞變馳至丹陽東遇賊大戰傷重
下馬向 闕再拜曰臣力竭矣復進望賊營而馳渡河人馬

俱沒時十年閏三月晦也公從軍十年與士卒同甘苦士卒
愛而畏之大營饒紂而譁至矛傷向公臂萬眾洶洶公聞率
小隊馳至乃散公令曰罪人吾知之諸營盡今日縛以來則
已不者張某且殲其營曰晡得三十餘人殺之卒無事軍令
嚴所過秋毫無害身經數百戰未嘗敗北賊畏之如虎旣薨
鎮江營多公舊部賊至假公旗以出賊披靡陰雨中賊輒望
見公旗故賊猶傳公不死神矣哉公戰陣出新意善察地勢
動合古兵法向公以六合新勇隸公公試之曰若未能戰也
雖然宜令若立功將戰公匹馬環視數十里中得一僻地令
營之曰旦日賊零星過若營若出盡殺之已而果然故勇人
人自奮願從公其援六合也相賊船所泊岸數里外令土人

曰若爲我築土牆自某至某內外各一外長二里許內倍之而斷其中牆成以告吾爲若殲此賊及戰賊大敗奔所泊岸皆循內牆左右走出牆斷處見外牆則大驚亂追騎及之無一逸者九洲之役公作背水陣四眼狗率衆數十萬迫我軍於江許公徙舟去岸令曰私渡江者斬賊連蹙我營數十周提督天培歿於陣衆頗懼公手刃一人以徇曰今日進則生退則死耳墮衆而前無不一當百賊大敗走遂復九洲其布置多此類又善以少擊衆其復太平也以五百人從至則賊酋觀劇城外公突至大呼殺賊賊奔入城公麾兵隨之而入城遂復往返七日耳軍中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其援鎮江也比至而賊退將歸金陵吉勇烈餞之九華山酒中

報賊至出擊不利公飲啖自如呼其屬曰賊近以告俄而四山鼓譟槍礮若雷公起更衣曰請從此別出營門立而指揮分兵作數隊揚旗出公潛由僻路下山抄賊背急攻之與勇烈夾擊賊大敗死者無算公遂歸金陵是役也賊數萬公卒僅數百云公之過丹陽也周走四城召父老謂曰此城無守法若等速東去我留待若公植立城上賊望見之不敢近盡一日城空乃行往歲蘇州設撫卹局公書來云貴局多一難民卽做營少一死賊公在軍殺賊以萬計而仁心爲質有如此公長身力舉千鈞而狀貌如婦人好女待人以謙尤重儒士稱於我輩曰晚生公軍出溧水縣令俱帳南門公率親軍百餘人至北門時漏三下叩門求宿無應者得一古寺小憩

公以下皆藉草臥黎明縣令倉皇至謝罪公曰吾愛此寺僻
眠甚適不及至南門耳遂馳去卒無芥蒂其大度又如此軍
暇輒作虎字大徑丈中直墨半枯屹如鐵柱名書家所不及
廉俸盡以分士卒不名一錢訃至粵一子蔭清幼四壁蕭然
勞公方督粵厚賻之始成禮可敬也已公薨江南皆賊地後
數月始得公死事狀以聞

先帝震悼 與優卹 贈太子太保晉一等輕車都尉祀昭
忠立祠蘇粵 賜諡忠武

上卽位

特詔加祭一壇

舊史氏曰癸丑春賊陷金陵長驅南下有席卷江浙之勢矣

得遷延至八年之久者公力也公死逾月而江南數十州縣忽諸

詔有曰東南半壁倚爲長城尙冀該提督不死出爲國家宣勞又曰若張國樑尙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然則丹陽河之濁非公一人溺也江浙億萬生靈胥溺焉天乎不已酷乎

南韶鎮總兵桐城程忠烈公小傳

公諱學啟字方忠安徽桐城人世業農縣城失守陷於賊尋逸去又追得之僞英王陳玉成奇其勇多方羈縻之不得脫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公國荃圍安慶公密通款曾公許之公夫人及一子在賊中猶豫未決夫人促之行曰君去吾母子死爲榮多矣孰與終身作賊邪公遂行賊猶善視其母子既見公於陣乃駢戮之懸其首城上無何復安慶公功爲多又平無爲運漕賊授參將賞戴花翎同治元年春李公鴻章援上海曾公國藩令公從行將發親送之登舟拊其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至滬立開字營夏五月僞忠王李秀成等率賊十萬犯泗

涇連營百公以孤軍數百人駐新橋當其衝賊圍之數十市
公登營牆發礮山礮抵禦賊進偪則開壁門衝擊賊退旋至
自辰至申如是者九會李公親勒兵救之公用遠鏡望見李
公旗始出全隊內外夾擊賊大敗回泗涇凡殺賊三千人生
擒四百人事聞

賜號勃勇巴圖魯擢副將秋七月會常勝軍復青浦九月僞
慕王譚紹洸大舉犯北新涇圍浞文榜等營公馳救之大敗
賊於七寶八月復從李公連破賊得

記名總兵九月李公大破紹洸等於四江口擒斬萬餘人公
功最

賞加提督銜尋授江西南韶鎮總兵二年春二月偕李鶴章

攻太倉僞會王蔡元隆誘我兵至城下伏發鶴章傷公殿軍而退越七日復攻之破其西門元隆棄城遁夏四月進攻崑山偕戈登環視崑境四面多水獨西面一隄通蘇州進義居隄之中有賊營四策崑賊敗必奔進義聯絡蘇州爲後患不如先踞進義斷賊歸路賊兇懼城必舉且賊可盡己丑誠諸軍急攻城潛以偏師繞而西踞進義四營半居守半復東是夕賊傾城西走我兵追之與進義軍夾擊生擒七千人餘賊南北竄皆阻水殲焉是役也始終未用西人大礮戈登上李公書云程某自足辦賊不假人助云捷上

記名提督予正一品封典遂從李公攻蘇州率所部軍蜆子山爲諸將先李公檄令先取吳江六月統水陸十三營進攻

破花涇港薄城賊迎降尋蘇嘉賊馳救皆擊卻之還軍唯亭
無何進軍跨塘與諸將謀盡毀城外賊壘十卽城可圖也諸
將然之先後克寶帶橋五龍橋蠡口黃埭許關王瓜涇觀音
廟十里亭虎邱與附城石壘而十公兵所克居多於是城中
賊尙二十萬皆奪氣人無固志李秀成知有變先遁惟譚紹
洸誓死守於是僞納王郅雲官等八酋潛送款於鄭國魁國
魁以告公願縛紹洸以獻戈登知其謀請貰紹洸死公許之
密謂國魁曰願得死紹洸不願得生紹洸冬十月丁酉雲官
等殺紹洸以降公又密誚李公殺八人不許公以去就爭且
曰所殺者八人所生者奚啻八百八千人李公乃許之八人
旣死公單騎入城呼曰八人許降已殺之餘不問若等毋動

動者斬皆崩厥角稽首無敢枝梧者遂定蘇州敘功

賞穿黃馬褂予雲騎尉世職十一月督諸軍克平望九里橋
進師嘉善賊迎降三年正月攻嘉興賊守甚固庚午公親督
各軍轟城募死士登陴賊屹不動乃退二月戊子夜築沿城
護礮月牆三及浮橋一賊槍礮雨下台勇持彭排縛草膝行
且築且避而成之己丑發大礮壞城百餘丈公麾衆作登陴
狀賊橫守缺口卻於旁近數步外連開礮於烟焰中別支
浮橋賊見之昇礮列城下作阻截計入夜令徐佩端乘小划
奪其礮庚寅晨熹公橫矛躍過浮橋登陴額角中槍而仆部
將劉士奇王永勝見公傷重憤甚皆率大隊以筏渡由城西
北角簇擁而登人聲鼎沸礮彈縱橫賊大亂諸將亦破他門

顯志堂稿

而入遂復嘉興斬偽挺王劉得功偽榮王廖發壽公創甚回蘇

上優詔褒詢者再越二十日二月庚戌卒年三十有五遺表聞

贈太子太保三等輕車都尉諡忠烈祀昭忠安慶蘇州嘉興並建專祠

舊史氏曰余於公而知曾公之能知人也公固良將然曾公所見良將多矣何以知公之必能克蘇州且比之張忠武卒之以死勤事先後一轍而功獨偉果何術以知之耶公嘗爲余言廉訪某公口中言愛民心中甚不愛民時某公有循譽聞者咸駭之後果以事貽害我江南甚大一如公言不特曾

公能知人公亦能知人也噫異哉

職方韋君家傳

兵部四司之官凡百許人莫劇提調職方之官凡二三十人莫劇總辦非通敏練達才足以整紛剔蠹而無舐滯者莫不
得居道光之末山陽韋君實總辦職方司事兼提調君諱廷
字竹坪號恬齋世爲江蘇山陽縣人河決失其譜上世無可
考曾祖文斗妣熊祖景龍妣董父杰妣余祖父兩世咸贈如
君官贈公六子君居四年二十有一禔諸生道光十二年舉
於鄉十六年成進士以主事分兵部武庫司尋調職方二十
一年丁余太恭人憂歸其明年逆夷內犯駛蒙衝長驅大江
陷丹徒瞰金陵江北戒嚴當事聞君名請君練義勇其守禦
內緝土匪外遏聞諜汔乎賊退郡以安堵服闋敘前勞加員

外郎銜補主事逾年遷員外郎總辦司事充則例館提調二十六年

上謁

西陵次年謁

東陵君再與扈

蹕是秋河南饑

上發帑金百萬賑之

命尙書文慶公侍郎柏葰公往視焉舉君及同官四人偕抵豫分道按部君得尉氏等十縣時君疾甫汗日進粥一甌遂發會大風雨淖水沒車輶天驟寒縣令或進狐裘君笑卻之退而嘆曰吾豈有失德聞於人與無因而至者何也歷四千

五百餘村爲戶二十有六萬至則按冊審戶必覈實乃已廉得考城洧川長葛三邑浮冒狀請之尙書劾令如律郡縣肅然外省相沿凡典試視學爲循例馳驛弗貴也至奉

詔視師若讞獄則禮之特異曹郎與卿貳惟鈞所至大吏遣弁迓境上負弩矢先驅州縣拜道左就舍帳御飲食必珍異百官問起居候伺顏色惟恐失其意輿馬人徒薪芻之屬徭役及閭左君一切謝去買車而行休舍一飯而已誠僕從絲毫無所染日必驗其篋厥後使綏遠城使浙江亦如之浙江之役相國耆英公侍郎季公芝昌以大閱行兼按南河事抵袁浦有

詔大閱易人君曰相國曰坦所爲從公來以軍政坦淮人南

河事宜避不與聞願先還相國許之單車襆被不復過驛館
矣自紱遠城歸攜清鹽一裹寄公子曰此差囊物可佐齏粥
也君素羸弱善病輒車四出蒙犯霜露無虛歲職任繁委性
復習勤以是勞勩倍於眾今年春疽發於項猶力疾入公署
逾月遂篤竟不起君之使浙也遣眷歸泊還 朝期春暮北
上未至季弟爲視含斂云君性孝友侍父疾衣不解帶者兼
旬居喪盡哀後官京師余慕人卒於家以不得送死爲恨毀
瘠幾殆嘗隨兄應省試兄疾偕歸季弟明經埔相依京邸愛
惜調護甚至疾革恐傷弟心猶忍痛不言自奉儉約而推解
不吝尤重鄉誼推人至京無親疏咸厚禮之留滯者輒資之
歸館師某卒君援於我殯之義爲位而哭之自爲之棺斂而

致其篋中金於家職方掌軍政武職譴罰悉主之吏因緣爲
姦利與吏部之考功等君在部十有五年馭吏持大體不苟
小過遇弊必發之吏無敢欺者賢能冠其曹長官倚以爲重
按事直省必請君俱

上卽位

詔行舉賢之典先後大司馬爭欲薦君奏未上而君卒少工
詩文通籍後銳意治官事不多作旣渡桑乾逾長城盡覽居
庸倒馬之勝登鶴兒嶺望青冢壯遊所至偶寄吟咏益羣落
有奇氣稿藏於家君生嘉慶六年三月十三日年五十先生
日一日卒歷遇

覃恩加三級階中憲大夫配張恭人有婦德子二福臻庠生

福英皆婚仕族女二一適庠生丁壽辰一未字孫女一

馮桂芬曰余與君同鄉舉越八年同官京師始識君未習也
居頃之君遭太恭人之喪君兄弟走急足赴君悲驟驚君齋
封二先遞病書君閱已趣駕以旦日行裝訖見赴書一慟幾
絕甫七日而全家南矣京朝官奔喪無如君速者竊心異其
人君家淮安河淮所交也邇來水行歲多故余有聞輒從淮
人問狀類不能舉其說惟君言之燭照數計曲折如繪又心
服君留心時務爲不易得也益樂就君上下議論馳騁今古
語累日不厭乃有以窺君之深君負經世略郎署小試耳詎
足竟其用顧所表見已卓卓如是於庠世方需才如君者有
幾人方期君以遠大爲天下蒼生福而竟止於是命也如何

公子福臻等謂知君者莫桂芬若以狀請立家傳爲詮次復之兩公子並少余嘗見其試文贍逸絕流輩於庠君已矣意天之所以厚君者將有在邪

劉觀察傳

君諱存厚號仲山四川榮縣人祖廷選父光德叔父某無子以君爲後早卒母曹淑人撫之榮爲幙匪出沒之地君家恒結砦自衛故自幼習武事試不中以例得刑部主事咸豐三年軍興侍郎王公茂蔭以知兵薦奉

旨參大城向忠武公榮軍務從圍江甯忠武亦蜀人顧以文臣故不甚見禮副帥江蘇巡撫錢塘許公乃釗獨奇之幕府長洲馬中書釗尤與君善是夏中書與程中丞庭桂暨余謀以下游鄉兵不足恃請之副帥捐資募勇別爲一軍屬蘇撫名曰撫勇下游無事則從剿有警則馳援以君領之軍甫成秋八月上海劉麗川反青浦嘉定寶山南匯川沙六城相繼

陷君聞策馬倍道來援夜薄青浦城未至數里誠人持一管
潛行登陴而熱之至則君一躍登城攬數賊殺之投城中火
烈具舉賊大驚潰遂克之分兵徇嘉定等四城賊皆走無何
副帥至遂進師上海圍攻凡十有八月更許公暨長白吉勇
烈公兩帥始克之君之功居多君先留江蘇以同知用敘青
浦功擢江甯府知府上海平

記名以道員用五年春二月從吉公攻鎮江郡西南多高山
君霧夜進兵盡埽山下諸賊壘遂壁其顛賊始不敢輕出城
六年正月江甯賊數萬援鎮江屯下蜀街君偕提督張忠愍
公禦之屢戰屢捷殲賊以萬計河水爲赤三月瓜洲兵潰江
北賊南渡犯高資君從吉公馳援吉公陣歿君護其屍賊麋

至奪尸去君還求之馳突萬賊中所殺數十百人馬陷於淖
遂死時六年四月晦也事聞

賜卹如令甲越二年官軍克鎮江君部卒夢君示死所旦而
迹之信乃擇地鎮城外竹林寺側葬之

舊史氏曰君之攻上海也制軍檄君屬於署臬使吉公公以
令箭招君君不受詣公以冠提地下謂公曰吾不能爲此官
內司外司同官耳縱三忍之如辱

朝廷何公負荆謝之公嘗謂余曰此軍無劉某且殆吾爲
國事屈也已而交大驪至以死從公君固絕特吉公亦可謂
知人哉

陳太守傳

君姓陳氏諱宗元字柳平系出漢太邱長文範家潁川若干傳至甯三隨宋高宗南渡徙揚州又數傳至文英元末避兵徙吳江之同里又數傳至王道明嘉靖間進士由御史出守邵武又五傳至沂震康熙庚辰進士刑科給事中君五世祖也高祖士任舉人曾祖毓泰生子二兆鯨郡學生無子兆星太學生是爲君之祖一子興雨君父也遵令甲兼祧生子六君居長年十有七游庠尋食餼道光十有一年膺鄉薦十有三年成進士

廷試二甲得吏部主事丁內艱會夷衅起主兵者爲君長官知君才調赴軍和議成還部補驗封司主事升考功司員外

郎文選司郎中咸豐三年京察一等授江西吉安府知府四年春履任郡嘗陷於賊至是又新被泰和土匪之難君撫循瘡痍殫心竭慮歲餘無事五年秋九月賊連陷永新安福漸偏郡城君隨方堵剿會臬使周公玉衡率師來君從復永安二縣賊退日短至君方集文武僚佐行朝賀禮忽報賊至一由袁臨來一由泰和來號數萬周公兵留駐者僅千人城中兇懼君據要守禦二十日賊犯城君開大礮斃賊無算賊乃築長圍日夜攻撲君語周公曰事急矣非戰無以爲守乘風雨夜開城奮擊毀賊營十餘殺賊數千人賊遂不敢逼久之糧盡殺犬爲食前後赴省告急十有八援兵至泰和不進忽一日賊送石達開書有某日從東門而進城上勿開砲官民

可西門逃去語君斬之有頃又一賊求覆書君曰吾有以用之矣屏左右諾而遣之至日賊果薄東城君令士卒施空槍賊見計行蟻附登城城上鼓角一聲槍礮交下賊不及退死者四五千入越五日攻益急君守東門周公守西門西門地雷發城裂賊擁入周公死君在東門猶與長子世濟族父鉦揮刀巷戰力盡不支皆遇害時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計守城凡六十有五日君卒年五十有一事聞

賜卹如例君先以勸捐勞加道銜至是 贈某官雲騎尉世職君配周恭人郡學生鎔女明吏部尚書恭肅公用之十二世孫女忠毅公宗建之族孫女兄以衡在君署賊入冠服罵賊死長子世濟城陷前數日君遺赴省曰駢死無益若爲我

奉母挈弟妹歸以慰大母望世濟具舟載其母與弟妹去已復返繞城號哭求入乃納之遂跬步不離側其至性如此次子世樑女四余大森邱同治阮亮其壻一未字

舊史氏曰鄉勇劉六者自城中逃出云親見賊割君父子首懸東門又有云吉民陷賊者醵錢賂賊渠得其首合於體繫葬城中亦足見君居官之有恩也余與君同在京師甚習君胷懷坦直和而不流爲人謀力所能及必盡居選司十年有聲一麾出守卒成大節偉矣哉

程中書傳

君姓程氏諱黻字澤雲先世自安徽歙縣之篁墩遷婺源又遷江南今爲江甯縣人曾祖永清妣俞祖世懷監生以某官贈奉政大夫妣汪宜人考珠監生以某官封朝議大夫妣俞恭人君兄弟五人行第二性孝友居兩喪毀瘠稱於人叔父某早世子幼以從兄教養致成立與同患難視之如子自奉儉約案無重味櫛無新衣屏珠玉玩好弗蓄藏書甚富教子嚴子詒孫在塾君日從外歸必就塾問所課乃寢以質遷往來蘇甯間而甯城義濟堂施材局收養幼孩局水旱賑卹防夷團練當事以君篤誠必延君董其事王都轉鳳生趙明府本敷尤重君迨粵匪陷江甯君遂爲蘇州寓公官軍進剿

屢就君借木植製雲梯造浮橋值鉅萬久之當事代去不償
君亦不自言比詒孫官蘇州始以先後文劄上之大吏得給
扁獎勵君善與人交嘗謂人或薄待我我不可薄待人見義
必爲江甯陷之四月有胡某者賄賊得支木簞自賊中出髮
毵毵寸許官軍獲之將置之法君以百口保其無他總兵李
公德麟曰程某正人言必可信得釋其軼事多此類咸豐九
年四月十六日以中風疾卒於蘇年五十有八議敘中書科
中書

授徵仕郎配單孺人婺源監生濃誥女子四鍾貢生候選縣
丞銘先君卒詒孫附貢生見任吳縣訓導鐸監生孫四朝佐
朝伯朝佑朝位

舊史氏曰昔人謂福善禍淫理也善不必福淫不必禍數也
至於劫則無善無惡有禍無福余嘗踐其言自厯庚申之難
見免禍之家淫人恆少善人恆多始知理有不爽雖劫與數
不得持其權而前言爲未盡也金陵陷賊十有二年境中比
閭族黨死亡流離以十萬數君之家雖喪其資克昌厥後詒
孫功名未有量誰謂善不可爲哉

馬中書傳

吾吳古多文學士而羽林期門欽飛之選或代不一人文武才尤罕雖范文正胸有甲兵而西事未盡愜於論者越在有明惟韓襄毅號知兵餘無聞焉今所見以經生知兵者中書馬君一人而已君諱釗字遠林號燕郊世爲江蘇長洲縣人十世祖鏜明贈太僕少卿始自合塘里遷入城崇禎間有全永巡撫名光者有政績著兩粵夢遊記彙刻荆駝逸史中君之七世從祖也曾祖元宰祖成龍父培著有吳門徵信錄母某宜人生子三君其長也幼慧四歲入塾讀書倍常童九歲識星象年二十有二始入泮間經於同縣陳徵君奐爲高足弟子壽陽相國祁公來視學奇君文面試之詢所用書出處

講論經義移時遂食餼大興李侍郎嘉端視閩學聘校試卷
逾年航海歸入閩以孟藝用訓詁爲主司所賞登甲辰秋榜
丁未取宗學教習出今協揆湘鄉曾公門公夙重樸學尤器
君厥後公督師東征招君往封君以道遠難之遂辭焉道光
二十八年江北災饑民行乞入吳次年吳中大水君皆與賑
卹之役君究心水利撫部沔陽陸公屬君視江陰壽興沙築
圩資蓄洩逾年工成至今無水患又監修東壩尋陸公督兩
江行淮南票法欲廉察商情而無其路謂君通達正直遂憇
恩君運鹽揚州君赴之越二年粵寇東下公奏調君募勇桐
城濟師行至樅陽安慶陷無何金陵陷大城向忠武公代爲
督師錢塘許公乃釗副之君還至金陵許公奏君留營君以

難民多死倡議無卹公然之全活無算會自營歸曰川楚兵
所帶餘丁率健兒而吾鄉空虛甚盍捐資募爲一軍進可助
剿退可回援余與程副憲庭桂臚其議爲請於許公募千餘
人以榮縣劉刑部存厚領之號曰撫勇甫集而粵匪劉麗川
反嘉定匪周立春繼之不數日連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勢張
甚向公令君與刑部卷甲趨之至青浦夜漏三下銜枚薄城
遲明克之越十餘日後隊始至敘功得內閣中書是役也脫
無刑部一軍賊蔓延且不可問君有功桑梓甚大而曲突徙
薪知其事者絕少逾年復上海君駐滬支應與之終始而不
再敘八年夏許公復招赴金陵營十年春浙江告急君偕總
兵湖南熊公天喜赴援復西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

湯戰於寶塔灣中彈死焉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年四十有八
事聞

賜卹如功令娶某氏某女子文藻國子監典籍銜家居後君
一月殉難君性孝友接平人以謙遇達官貴人往往以氣凌
之故人或以爲狂膽氣絕人單舸浮江海若丙夜孤行盜賊
藪惘然無所畏喜談兵金陵陷上書大帥造戰船橫絕江流
上下斷賊首尾綜列條目凡數千言不能用君於武事頗土
苴儕輩高自標置雖於向忠武張忠武亦多所不滿卒皆如
其言博覽羣籍先嘗爲疇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
一術心動得怔忡疾顧性所喜不能廢也治經尤深手輯經
義叢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細入毫

芒多所心得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若干卷以友人錄副得存仲弟銘乞陳徵君爲之序俟事平而刊之

舊史氏曰君少時朝野歡娛江表無事獨喜閱兵書儼然懷積薪厝火之憂人或哂之無何軍興而君以知兵名稍稍聞於諸將帥故多訪君者君亦未嘗不與委蛇俯仰先後十年不得售一策統一旅徒以身殉之何邪論者謂君耿介剛傲直道不容致然顧曾公幕府以能得人重海內所薦達文武士致大官者以數十計君早出曾門能容君必矣乃歷游諸公間而獨辭其招又何邪太史公於李將軍傳曰數奇曰不遇時曰相不當侯一篇中三致意焉有以夫有以夫

方恬庵先生家傳

先生姓方氏諱玉璞字理巖號恬庵系出漢黟侯儲至宋侍郎游自赤橋遷休甯厯三十世至景蕃遷定遠實先生高祖也曾祖文歲貢生祖建極附貢生父熊廩貢生母淩封公生子八人先生居長幼穎悟年十有七遊淩蒸人之喪哀號幾滅性嘉慶九年以例得主事觀政刑部湖廣司封公性仁厚以西曹用刑之地出入生死雅不欲先生居之十年復以例改員外郎冀遷他部遂分戶部廣東司十七年補山東司員外郎其明年七月

皇帝狩木蘭先生從以校射中鵠四

賞戴花翎時欽差林清作亂戶部諸司隨

履止先生一入竟寧無所遺長官重之二十有三年管捐納
房及寶泉局等處規不納是年升雲南司郎中戶部之屬十
有四司山東主監雲南主漕號尤劇先生之在山東司也有
議增鹽價者先生持不可而止其在雲南司某省請留漕糧
辦賑長官願從之顧非例也先生曰某年某省有故事如言
檢之信遂定議二十五年秩滿記名繁缺知府道光五年丁
父憂歸遂不出其後十年吾師鐵君先生

召對時猶

清問及之十有八年就養湖北學政官舍逾年吾師以足疾
乞歸奉先生旋里又逾年微疾一夕卒年六十有四先生內
剛而外和與人無貴賤言無不盡人有疑難事謀諸先生輒

數言而決親屬以急難告應之無吝色縣有大役必先輸爲
眾倡早失恃諸弟幼友愛甚至泊官於京招潤之勉亭兩先
生至聯牀語舊極怡怡之樂少工舉業先後試京兆者四一
取謄錄三薦汜不售既補員外郎例不得與試先達咸惜之
而鐵君先生未弱冠登科旋入詞林歷掌文衡皆先生之教
也既居養舍訓吾師以閱文釐弊之法甚備試畢必進佳卷
閱之曰奇文其欣賞吾樂此不爲疲也配吳恭人別爲傳子
三長卽吾師鐵君先生名錯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歷充
國史館纂修湖北學政丙申會試甲午乙未順天鄉試同考
官次鑄庠生爲潤之先生後次鎰庠生孫三澤長廩生澤深
澤春孫女五曾孫二嘉樹嘉禾

馮桂芬曰古無文武官之分也兵農分而無士文武分而無將久矣士大夫優游太平口不讀韜符手不習弓矢一旦有事輒相顧喚奈何不已晚乎我朝戎事開基

乘輿以時獮狩雖文臣亦得於引強蹶張之倫分耦較獲算意至深也先生之才雄矣顧其從容於簿書錢穀之間又何其靜深而有識也所謂文經武緯者邪爲郎不調莫竟其施惜哉先生旣歿之十年吾師命桂芬立家傳竊用漢碑門生埒名之義謹詮次如右以備他日歲室之采

陳君若木家傳

唐時幕職爲進身之階名臣碩儒起家佐軍從事致大官者居半今此法廢而幕途積輕江南官吏尤驕貴視如門下食客官不知重幕幕亦不知自重習爲阿比奸私而吏治受其弊久矣近年以來所見官不敢輕幕而幕亦能自振者有之自陳君若木始君諱時若木其號江蘇宜興人系出隴西始祖旆仕宋靖康朝扈蹕南渡占籍吳江十六傳至五世祖孝若十歲而孤僑兄孝基事母張氏至孝值明末兵起從孝基及嫂陸氏奉母避難舟出爛溪遇賊孝若拒賊死孝基大哭乞以身代母賊果殺之而母獲免賊孽陸氏裾裾絕赴水死孝若配沈氏以甫生子未行不及於難事載縣志道光二十

八年君始籲當事疏請旌表入祀孝弟節孝祠高祖中黃妣沈氏曾祖汝明震澤縣庠生 贈贈修職郎妣周孺人祖師集乾隆庚辰 恩科舉人通州訓導歷署宜興荆溪學事有遺德厥後君故卜居之妣王孺人父卓震澤縣庠生 例贈儒林郎妣張安人同縣文學獻南女生子四君其季也君不屑習舉業究心 朝章 國故輿地水利河渠鹽法漕運洞悉源流利弊精於名法家言浮沉州縣幕二十年道光初撫部欽縣程簡敬公閱其所上讞大異之招入幕有加禮聲譽驟起自是三十餘年更十數督撫莫不以得君一顧爲榮生平關節不到頗高自標置於所主不稍假辭色公事外不他及所主遷去君必先歸代者必遣使數輩迓之始至其在

長白吉勇烈公幕也會余被

詔籌防於鄉以局事參懷勇烈知余與君雅故輒邀君其語
君坦然曰某事可奏某事可行某事否余往復辨難汔有應
有不應一決於君勇烈唯唯曰余泊軍外不暇問他事兩君
定之斯定矣勇烈又謂余曰吾爲藩司有請於撫部輒爲陳
某所梗深銜之今承乏是官則又不能不任陳某余爲舉國
策陳軫語一笑而罷蓋君於賓主之間類如此君雖遠在幕
府而邑官紳重君有公事輒函訪之宜荆山中棚民爲盜數
胥吏又魚肉之積不能自通遂與化外等咸豐三年君與官
紳議簡其中誠實者爲棚頭給軍功頂戴令衆有所隸集義
倉廩其窮餓者禁花會懲無賴棚民帖然改行汔於城陷無

一從賊者十年春君自故督某所歸里四月宜興陷君轉徙洞庭山菱湖而至上海病甚撫部敘州薛公強起之入行館數日而病亟三閱月竟不起時十一年二月十四日也年七十有六娶蔣安人文學廷佐女妾孔氏子皆殤以妹夫任培風之子儀爲子更名任暘宜興附貢生女三皆適士族君性孝友慷慨好施伯仲兄早世家宜興招叔兄詩同居又以門祚衰薄族子炳旣孤撫之如己子戚屬待以舉火者十數家君有負郭田數頃不能給晚歲猶力疾就館穀以濟之君入貲得布政司理問銜程簡敬之平臺灣也君籌筆之力居多簡敬手屬稿請賞戴藍翎俄御史有以不宜保幕友爲言者簡敬將爭之君聞力請撤銷乃許焉軍興十年來各省敘幕

友右職不勝計江南獨否則君實持之長白裕靖節公鎮海
兵潰僚屬將擁之走君曰吾無官守可不死公不死則萬矢
集公終一死死西市死此孰愈百代瞻仰在瞬息間勿悔靖
節以爲然則酌酒生奠之伏地哭曰公從此千古矣靖節意
遂決論者謂庚申之禍君去早某督不得聞是言使聞之或
不走蘇常未必不完然則一人之關於大局豈淺鮮哉

舊史氏曰余與君同客裕靖節所君年長以倍爲忘年交嘗
爲余言吾人宜爲一二有益民生之事庶不虛生天地間蘇
屬重賦困民浮收更困民安得一賢大吏挽回之摩厲以須
不敢一口忘咸豐三年撫部錢塘許公乃釗疏行捐抵上下
忙法平價徵錢由紳士理董蓋君意也是秋余請於許公及

太守今皖撫山左喬公松年行大小戶均賦法亦君陰主之
於是大戶之居要路者不便許公所爲胥動浮言明年遂復
故厥後許公與余以此事中傷君亦自是不能行其願可慨
也比公子任陽來曰吾父遺言許公喬公及先生知我我死
家傳非三人筆不可今兩公在遠敢以請遂不辭而詮次之
噫君殆猶惓惓前事邪亦足以見君之志矣

卹贈知州銜雲騎尉世職候選從九品長洲健庵馬君家傳
軍興

詔舉國練於是乎紳若民咸得與兵事雖以吳民之脆弱釋
鋤耒擁戈矛頡頏作氣勢遍於垌野大都賊至則靡耳獨蘇
州北鄉團練以能殺賊聞 贈知州長洲健庵馬君其一人
也咸豐十年閏三月金陵兵潰總督遁賊徜徉而南夏四月
丁丑蘇州陷君先受檄主黃土橋團練集七圖義勇三千人
朝夕訓練庀器械募兵具聞變嚴陣以待明日賊果至君迎
擊於金巷橋斬首十餘級又明日賊大掠八字橋君起援之
斬首二十餘級賊遂西人越四日癸未賊分兩路至一出齊
門至宜橋一出黃門三譚定橋君率勇千人自當宜橋賊斬

首數十級獲馬一遣子安瀾率勇數百當禪定橋賊捕虜二人獲賊船一甲申謀言賊將竄常熟夜遣安瀾率千人潛至八字橋盡括右側灰窰遺磚瓦塞遠近橋下時居民已空無知者越數日賊船至不得過爲徙期焉丁亥城中約許關賊至青黛湖合宜橋禪定橋三路並進君分兵拒之而自擊之青黛湖失利傷勇十有六人民團三十餘人賊亦退五月乙未賊大至君設伏青黛湖畔遣弟增子安瀾誘賊入湖伏四發賊亂君督全隊並湖進擊大勝之斬首二百餘級獲賊船十俘賊首攀天福梟其首賊爲奪氣僞忠王憤不得趁丁未大舉來攻君盡銳禦之自辰至午殺傷相當賊退團勇歸局午餐賊忽掩至君獨率親兵迎戰斬首數十級手刃騎馬賊

三人傷於冒猶疾呼殺賊俄飛鏃中頭角而踣賊喜君死
勇亦四集乃去公子觀瀾侍母北莊基安瀾赴常熟請軍火
聞耗馳歸收君屍面色如生君諱善字遇臬健庵其號曾祖
某祖長發父鴻洲祖父例贈如君官母殷宜人生子二君居
長與弟增友愛甚篤析產十之七與之復貧遂仰給於君幼
習舉業從金匱孫文靖公問字甚賞之膺力過人沈毅有智
略喜談兵臨陣瞋目大呼橫矛策馬爲各勇先故各勇無不
踴躍用命守黃土橋卅月大小二十餘戰賊輒多創去阻遏
賊路蔽遮常昭君之力居多少以計然術起家輕財好施無
吝容道光二十九年大水舉振捐資二千緡議敘從九品先
後撫卹濟河捕蝗助餉無役不從晚建義旗立一軍峙數月

糧費累鉅萬罄私財應之不捐人一錢所謂毀家紓難者非邪死事聞

卹贈知州銜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史館立傳如令甲卒年六十有九配股宜人子二觀瀾監生軍功議敘同知銜賞戴花翎安瀾軍功議敘五品銜候選布政司理問

賞戴藍翎孫七芹藻禮孝禮德禮志禮門禮容

舊史氏曰此者余周覽蘇鄉東西南三隅敗垣斷壁彌望皆是殆無一村完者獨北郊十里外無恙雖數有前定亦烏得謂團練無效哉君之死也觀瀾等收合散亡左右支吾又三閱月汔於常熟不守腹背皆賊始崎嶇間道達於大軍新撫部合肥李公東下安瀾相從嚮導卒復蘇州雪戴天之恨李

公嘗爲余言安瀾能戰公當代大將所許必不謬君可謂有子矣

顧茂才傳

茂才姓顧氏名一鳴字純和號石蘅吾吳之顧遠有代序系出陳黃門侍郎野王曾祖廷標祖春濤父培芝母畢氏生無兄弟幼端重不好弄日隱几作讀書狀比入塾記識過人稍長喜爲考證之學尤熟

國朝掌故爲詩文振筆千言不屬草年二十有二補博士弟子員學使爲仁和龔公守正越六年學使壽陽祁公奮藻科試拔君卷高等於古學尤奇賞君旋食餼先後五與省試不售自以青年不爲意方肆力於詩古文辭學日益進無何得心疾意鬱鬱不樂食日少貌日瘁顧力學不輟居數月侍尊甫墓祭於石湖登岸數武猝仆地扶歸舟抵舍遂不起時道

光二十有六年三月二十有七日也君生於嘉慶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二君善事父母承歡無違色出必告反必面雖親知家一飯必使歸稟命得請而後留與人交能久敬待僕隸有恩能容其過軀幹肥偉乘肩輿役夫爲喘汗君見之曰吾不忍也自是徒步以爲常其仁心多此類生平無一字入公謀惡狹邪言不及謔食不兼味施無新衣館穀所贏輒以置書籍習舉業有聲顧非所好曰治經史泛覽百家言尤深於詩原本三唐於近人宗沈歸愚尙書蒐輯

國朝人詩得二千餘家手自選錄於尙書別裁集未及者補之後來者續之顏曰所好集十餘年精力實在於是感從祖俠君先生選元人詩詩魂來謝事歲除辦香茶果陳冊祭之

所著有蔗境書屋稿若干卷藕花窗下談詩若干卷藏於家
元配余氏春圃君女結褵兩歲卒繼配滕氏翰香君女性端
莊能詩早失怙養於外家外祖母黃嚴於相攸久之始得君
亦君閨閣中一知己也女一殤子一鍾圻君卒之歲纔四齡
論曰今世以八股試帖取士士之求試有司者率束書不讀
并心畢力於斯二者經里塾聞呶唔聲莫非是也坐是人才
不振說者遂謂立法使然夫科目取士舊矣名臣碩儒何嘗
不以此進士則自域於法何咎茂才不溺於制舉業自以所
嗜成一家言而無損其爲名諸生可謂卓矣使天假之年益
充所學致之承明著作之庭勒爲雅頌鼓吹
休明豈非一代大手筆哉吁可慨也君父沅薈文學痛君之

亡以余備員史館習爲傳屬詮次如右備他日修文苑傳之采焉

張繼庚傳

張繼庚字星垣江甯人父介福道光丙戌科進士湖南保靖縣知縣繼庚有文武才游庠食餽家貧幕游湖南咸豐二年秋粵賊圍長沙巡撫潘忠毅公鐸城守爲君同鄉知君才使延君君慨然許諾絕城入佐守禦謀及圍解度賊且東犯急歸省母祁方伯宿藻聘襄保衛籌防兩局事無何江甯陷託其母及方伯眷屬於友先出城君陷城中賊脅入僞北典輿僞變姓名爲葉芝發君故善言語佯與賊昵因盡知大小賊目姓名頗得賊中要領久之結賊爲內應賊多願從者時欽差向忠武公榮駐兵城外君令同謀金和李鈞祥何師孟三人先出言於向公公未之信也書先後七上向公亦訪知

君爲人始許之以入告冬十有一月二日潛出謁向公言賊事繼以慟哭向公留宿定約會大雨雪不果君志不少衰復往來爲期日四年春二月十三日同謀賊目張沛澤中悔執君自首於僞東王楊秀成秀成囚之不殺也而同謀之賈鍾麟與城外金和等仍密訂大兵於二十四日由神策門進先引田玉梅及官兵三十餘人入伏城中約三更殺城上下賊啟門事頗洩是夕賊令門內加堅柵重鎰玉梅等刃柵有聲城堞賊驚起大譁乃急登城手刃數賊賊吹角羣賊麤至玉梅等逾城逸官兵亦退次日賊大索無蹤乃出君窮治黨與榜笞刺熱身無完膚終無所言最後僞官中有曾任知府某者甘言餌君君曰此何等事江南人脆弱若之所知誰肯爲

之我同謀皆粵中老兄弟忠義人也我固一死累之何爲賊
喜益誘君使言且以僞官冊示之君乃指其悍者三十餘人
皆立斬之旣而悟乃趣磔君君上向公書及賊獄所作詩未
佚又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中鐵嘔不盡心頭血吁嗟窮
途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江甯人傳誦之
君無子以從子承豫嗣同治四年得卹於朝

舊史氏曰江甯多奇士曩余主惜陰講席院生有蔡比部琳
者計偕至京驟聞甯城陷不試歸則母陷城中遂作乞兒裝
入城凡五閱月輾轉得其母負之而出有當塗馬明經壽齡
上元孫茂才文川失其父亦如之又有夏茂才宗銑者賊脅
就試終卷罵賊語賊寸磔之卽君同謀之金茂才和亦惜陰

生也至如君尤奇之奇者矣

贈騎都尉世職候選道劉君家傳

崛起儔人中提一旅師遏強寇屹然爲行省屏蔽全活億萬
命功在

國家名在人口復父子繼忠孝大節軒天地視兼圻專閩韻
頡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聞警蹙蹙奔竄者曾不犬彘若斯
亦人傑矣哉君姓劉氏諱廷瑛系出宋龍圖閣直學士某十
一世祖庠生傳越始居廣東潮州潮陽縣西岐鄉華殿六傳
至高祖光祿劉股癯母疾舉孝子妣翁曾祖明高妣鄭蘇祖
錦川妣方以孝婦稱於鄉生子六季朝璜君之父也母陳生
母洪幼孤有膽略學於從兄庠生文修家鄉有盜魁夜劫掠
官不敢捕君密謀率健兒出不意擒付官斬之一鄉以靖文

修喜曰是子智奪人先有用才也字之曰子才比長賈於上海爲潮州會館董事咸豐三年粵匪陷江甯蘇無知君名檄君帥潮勇遂偕子守正從子守田守業守仁赴之時

欽差大臣向公榮軍江甯令提督鄧紹良攻鎮江君扼丹徒爲自鎮入常之衝夏六月鄧營潰賊南下君摩厲久聞賊至一軍喜躍援桴而前麾下無不一當十鄉團亦從後奮呼助聲勢賊敗卻旣謀知君兵少復進與戰復敗之且戰且守相持三晝夜賊來日益衆終不敢越以南而向營兵至賊宵遁當是時君以孤軍三百人當萬千乘勝之賊卒能鬪賊足不得躡尺寸以會援師微君蘇常早不支僉謂數年來下游無事皆向公榮張公國樑之力而是役也君之功不在向張下

代鄧者爲余公萬清尤重君檄起鎮江軍潮勇之在行者千有六百人皆屬焉其明年秋九月鎮圍益亟江甯賊救之君從總兵德安公迎剿於高資分三路進君當北路沿江行至馬步橋賊逾嶺來君急擊賊半迎戰半退君亦分兵之半繞山足躡賊又遇賊敗之會兩路兵亦至賊殲焉又明年春正月大舉攻城君先登礮發傷於股越兩旬卒時五年二月六日也君在軍二年大戰二十有一小戰數十手擒賊三十餘斬馘二百餘論功輒爲諸將最君篤鄉誼旅於滬者無論識不識有急難輒傾橐佐之其得人心久故臨事樂爲用又持法嚴違令誅無赦用能秋毫無害於潮勇中爲異軍性喜子姓讀書從子炳文濟清勲等數輩君衣食之使專於學皆有

聲於庠君由監生捐都司銜敘功儘先補用尋改道員雙單
月候選又以功

賞戴花翎死事聞

詔優卹視三品 贈騎都尉世職生嘉慶某年某月日年五
十有七配莊淑人妾顧孺人子三守正候選都司從君於軍
先以三年九月歿於陣 卹贈雲騎尉世職守祖守道孫一
某君卒之次年夏顧孺人率兩子歸君喪於潮

舊史氏曰傳稱不易民而教豈惟民哉治兵亦然軍興以來
民苦賊復苦兵而勇視兵爲甚潮勇視他勇尤甚顧丹徒一
役翳維潮勇之力豈君所部獨馴歟亦馭之得其道焉耳先
是遺余書有死而後已語余訝其不祥無何赴至殆君之以

身許國志在必死邪抑逆知諸公之無足與成功不得行己志止辦一死邪惜哉

龔生傳

余之主講江甯惜陰書舍也見某生卷楊嗣昌論云有公罪十有八有私罪七據本傳者十之三會通穿穴他紀傳者十之七大奇之謂真能讀書人既諗非某作龔生丙孫代爲之於是始知有生名越九年余家居生業師馬生鶴船具言生被難來吳狀余爲致之家凡三年而卒生字子韋號祖望上元人先世回回籍父元藻諸生嗜古多藏異書君幼慧偏讀之善鉤稽同異下筆斬斬有辟易千夫氣概見賞於涇陽張侍郎芾以第一人游庠咸豐三年生兄弟先後病死賊陷城生逸出失其父乃爲乞兒裝朝暮過賊營習識數裨卒轉輾物色得之竊負而逃家有湖墅田三十畝傭者甚忠謹迎生

父子居之六年父卒無何向營潰賊蹂躪數十里生一妻一子至吳余有田舍數椽在郊西鄧尉山下藏書存焉延生挈家往居之兼主鎮之一仁堂計簿出入不苟以其間校說文韻譜頗樂之善病三年中瀕死者再卒年三十有三時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也葬蘇城外回回墳妻某氏某參將女子若干人皆幼陷賊其長者得贖歸顧不肖年十有一輒私取父母物鬻之市以易肉餌甚且學吸雅片生既卒余在京師同事不敢留隨母入清節堂尋逃去凍餒死道上矣生清臞鶴立皙而癭結喉露齒意氣軒然不可一世博覽經史爲詩文如其人時文不屑作間作亦岸異取科第有餘耿介兀傲經難彌厲人以爲狂余獨以爲狷生之甫出也撫部錢塘許公

乃釗爲食於路別諸生之館試以詩文奇生作延入幕他日屬以檄公疵焉生拂然起跡之逸矣潘公子曾璋介余乞諒母久不應謂人曰公子不投一刺豈可爲作諫乎余亦不敢強也余作某銘屬生錄寄且曰可節者節之生具言數處存十之三耳余無以難之呼余子曰世叔顧評斥詩文不少假寓鄧尉自署聯曰日課惟楚金韻譜石交有天監經幢其風節有如此者著作甚夥皆佚校韻譜未竟他日付刊當備采其說以存吉光之羽余所見文人之厄殆至生而極馬生爲之傳頗略故以所知補之噫斯人可多得哉

陳君傳

陳君諱瑒字子璿江甯人祖國楨父昌緒仍世名諸生家小康藏書甚富母鄒孺人生母汪孺人君有異稟讀書數過終身不忘能會通而貫串之經學史學小學天文輿地詩古文詞旁及詞曲武備方術靡所不習而尤精於算學惟不工制藝試帖楷書屢躋大小試年二十有七始受知於廖公鴻荃入江甯學咸豐十年粵賊東下金陵戒嚴君故能爲陶宏景圖光術不輕試試輒有驗知城不可守亟出城葬其親旣封而城陷配張孺人君兄庠生大紳及其子寶熙等五人皆自焚死先數日制軍陸公建瀛聞君名檄辦團練君已出城至是復有言於大城向公榮者檄君往君固有殺賊志遂應之

向公令募一軍軍寒昭山當賊衝屢有斬獲或告向公君書
生不任兵事向公素不喜文士意頗怠君乃辭去渡江僑居
滁州涇陽張侍郎芾項城袁副憲甲三爭欲致君君鑒於前
事皆辭之無何賊犯滁州乃挈家來吳門余之主惜陰書舍
也院生以七十人爲額若君與龔生丙孫皆不在額中輒作
他人卷應課亦無定名而有作輒前列余旣招龔生館余家
龔生亟稱君所學勝之十倍余爲延繪蘇州地圖因得益知
君所學之廣且深信龔生言不謬君以文字之知執弟子禮
惟恭余不敢承而意甚誠要必受其刺乃已蘇城旣陷余避
地衝山君與覺阿禪師湘鄉左司馬仁皆居山中晨夕相見
司馬以覺阿言延君課其孫至館之次日生徒不出詢之則

曰屋窄欲罷讀君翩然去致束修不受余與覺阿偵之則炊烟斷矣相與伏之僅得不饑先是偶與君縱論西人代徵積拾級一書初譯奧澀不可讀遂與君商權凡例各日課二三條聞警而輟至是復續之四閱月成其半而賊蹤益逼余挈家赴上海君留衡山獨爲之其明年君亦來滬則金書成矣名之曰西算新法直解君既至左司馬前卒其子樞知前事卑禮往謝因復聘君坦然赴之合肥肅毅伯李公耳君名余亦爲之介紹湯臬使雲松又故賓主也君皆不一謁一日余與劉方伯卹膏言及君方伯曰吾舊識也在此邪余以告汜不往其風節如此余爲薦入廣方言館課算學與君同鄉姚拔貢必成同館姚病利驟卒君猶爲屏當其喪有頃亦利是

夕時加亥逝矣時同治二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也年五十
有八配張氏先殉難子二鴻鈞鴻峻視含殮其明春奉喪歸
葬越二年鴻鈞游庠君篤於行誼崎嶇患難饗不繼女弟
及甥葉庭瑤相依不去生平無疾言遽色犯而不校與人交
貴賤平等無纖毫之別粥粥若無能隨事叩之殆無一物不
知廉而不矜和而益峻有以非義干者必拒之雖饑寒不顧
生平著述甚多皆燬余所知者算學發明二十四卷算學一
得十六卷亦未及見存於家者礮規圖說一首鴻鈞已付刊
此外惟與余同著之西算新法直解存他日當付梓難中何
心著書而君所學轉藉是存百一可異也夫

舊史氏曰余生平所經萬里所閱萬輩所遇一材一藝之士

無不形於詞色未見有不自表襮如陳君者然以君之學而
久不甚著未始非不自表襮之故可慨也至其敦品勵行尤
非等儕所及元和陳戶部倬與聚處半載歎爲吾吳無此人
祇就其文學而言耳台德行觀之殆今世聖賢之徒矣

浙江升用知縣候補府經歷 贈雲騎尉世職吳縣王君家

傳

君姓王氏名熙恩字濟美號仰之江蘇吳縣人世居洞庭東山十四世祖達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傳大學士爲文恪公鑒之祖若干傳至君高祖奕組

皇贈江西進賢縣縣丞曾祖世鑑陝西商南縣典史祖友伯贈如父官父仲鑒安徽滁州大搶嶺巡檢母葉孺人君幼秉封君之訓篤於操行以忠孝自矢咸豐二年以例選奉天復州吏目居職三年有循名尋以親老地遠改捐府經歷分發浙江六年至浙解甯國餉有勞得六品頂戴八年從克灣址黃池南陵涇縣敘功補缺後以知縣升用九年七月署紹興

府照磨十年九月受代時粵賊踞蘇州浙省尙完奉檄赴上海偵賊勢會封君避難川沙廳之顧家路距上海數十里君省之居月餘浙省陷無所歸遂留侍與鎮人會辦團練同治元年正月官軍克高橋鎮敗賊竄入顧家路與鎮人禦之君所斬殺若干賊一賊被創逸去越五日復至又與戰失利前逸賊識君擁君入川沙城是夕賊目某天義者坐堂皇令君跪君大罵曰我

大清官員豈跪賊邪賊嚮解之奔戶北門之陞賊之初去也封君挈家遷上海至是有自川沙逸出者見君殉難狀以告封君以君孺人葉氏性明決秘之先令挈子仁震歸里八月始馳書言之爲擇十八日招魂發喪孺人得書慟哭不復食

十七日辰時卒十八日殮設雙帷焉其明年四月大帥以聞
奉

旨賜卹贈雲騎尉世職如例君生於道光十一年九月二十
三日殉難於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年三十有二娶葉氏
例贈宜人子仁霞

舊史氏曰君死難之後三年君兄撰行實請余立傳余曩見
君族父惕甫學博所爲第波餘少尹行實未嘗不歎文恪公
忠孝傳家其貽澤遠也以兄狀第古不多見而於君家再見
之後先如一轍君無守土責毅然一往克完大節加以夫忠
婦烈二難克并視波餘少尹爲尤難嗚呼偉矣哉

副將華爾小傳

華爾美利堅高要人初仕本國爲將以罪廢來上海國人欲殺之會賊陷蘇州上海將治兵候補道楊君坊愛其勇匿之家介上海道吳君煦言於美領事獲免以是德吳君願效死咸豐十年夏五月賊陷松江吳君令華爾募西勇數十人爲前行我數百人半夷服半常裝繼之華爾誠曰有進無止止者斬賊迎戰槍礮雨下令皆伏無一傷者頃之突起手加額爲號百二十槍齊發凡三發斃賊數百追之遂與敗賊偕入城置一棹中櫓登之黃衣賊五輩乘馬來接戰斃其四最後傷其一賊呼曰走城遂復初吳君與華爾約克城盡賊所有畀之比華爾至賊館空矣蓋我勇入城覲華爾方酣戰先擧

之吳君更與華爾五千金西勇不與多怒跳去或轉從賊華爾移師青浦如前法華爾登城檣中其股墜復登回視我勇已退乃還華爾既病創西勇亦遣去久之松江再陷再復華爾病瘥吳君乃令守松江練洋槍勇五百名衣服器械步戎皆夷也同治元年正月賊犯松江廣富林眾數萬華爾率五百人禦之賊圍之數十重華爾乃分其眾爲數圍陣陣分士重人四嚮最內者平立其外遞備至最外者幾踞地矣皆以槍外指望之者如饅首刺以針然將居中吹角爲號一動無不動數十槍齊舉始徐行漸疾行所至賊披靡圍自解且爭退去華爾乃撤陣起追之至辰山飛彈斷一指不爲止賊大敗遂平辰山及天馬山賊營事聞

賞四品翎頂命其軍曰常勝是時賊自浙東聯絡金山蕭塘南橋以達於浦東之高橋皆有悍賊守之會西人願助順新設會防局於是華爾會英提督何伯法提督卜羅德攻之高橋平是役也賊凡三萬華爾與英法三軍各五百人卜羅德死之二月朔進平蕭塘

詔以副將補用夏四月復合西兵克嘉定青浦五月克浙江之甯波以常勝軍四百人守之華爾往來策應以爲常賊之圍松江也調甯波軍回援大敗賊於豆腐浜圍乃解嘉定既復賊復圍之泊西兵至則突圍入城挾中西守兵偕走城復陷青浦亦如之至是巡撫李公鴻章議復青浦七月檄程學啟由北簪山進兵而令華爾薄南城並駛小輪船逼城濠以

大礮裂城麾軍冒烟上遂克之先是華爾所分兵守甯波者進克餘姚賊至益眾告亟復令華爾馳援未至賊再陷慈谿翌日華爾至立復慈谿登城時中槍力洞臂達背而出乃歸甯波治創八月戊寅卒李公令以中國服葬松江

詔立祠祀之喪歸吳君檢其篋得金陵城圖凡賊酋所居百十處距城垣丈尺方位纖悉皆具亦不知何時何人所繪可謂有心人也已

舊史氏曰余在李公幕府見常勝軍支應之籍西將薪水月百金以上者百數十人視他軍數倍口糧軍械稱是主者吳君煦立意以爲我將我勇率無賴城旦暮不保而府庫充實與其參無賴終且貽賊不如與此軍一時權宜不爲無見始

僅五百人後增至四五百人功不細費亦不貲李公從容指揮次第減撤中外無一言蓋於此幾費紆籌矣先後置將四白齊文背畔不必論奧倫之闢冗戈登之驕蹇不能不以華爾爲最馴余嘗見其練兵居中吹角有聲卒皆魚貫至又有聲或左或右或橫或縱或直或斜或八字或十字或環或圭或玦或鉤或梅花或蝴蝶隨角聲而變其行也雁行進舉足如一兩跨間射以矢十發十穿無所滯斯尤長技蓋泰西舊法如是頗得古人不愆步伐之意焉

孝婦單孺人傳

孺人徽之婺源單氏諱福字節容父關惜國學生 贈奉政大夫母陳宜人生子五女四孺人最長年七歲許字元和王睢園君遂養於夫家年十有六成晷舅遠輝君嫡姑侯孺人先後卒事姑曾孺人至孝姑婦若母女曾孺人非孺人居側不悅遇拂逆事或家人有過孺人爲解之輒色霽猶子珊瑚喪其母保抱如己出夫兄繼娶俞氏待之一以和久之生子炳曾孺人曰吾家賴婦而和遂乳名曰和時家中落僦居蘇之北城下東匯爨汲箴紉煩擱之事皆躬爲之以其閒刺繡佐饗殮侵曉起至丙夜暑汗寒輒瘥不休如是者數十年奉姑必豐腆夕必進梁酒一卮自食齋醬而已姑疾侍湯藥累

月不安寐疾亟禱於神願以身代比卒哀毀幾殞無何陳宜人亦卒孺人泣曰吾蚤歸於王母恩未報今無及矣遂矢志長齋日誦金剛經資母冥福咸豐三年寇警避居路城村夏秋之交桑禾被野顧而樂之曰田居吾願也遂卜宅木瀆十年春正月二十三日疾卒卒之日有異徵孺人事睢園君和而敬君好施與家貧不能徧也然皆愜其情時不繼孺人以典衣簪請君喜曰吾意所動汝無不先及旣寡訓炳曰汝宜繼父志又曰讀書宜記書中事學書中人又曰汝不聞范文正爲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乎時事方棘宜講求經世之務爲異時報

國地至用不用命也又曰士必能自給始可不求人傭書之

外惟治生爲可餘皆非分毋妄冀女歸訓之曰婦道以順爲正世俗嫁女用厭勝術制夫家何悖也瀕卒令炳操管榻前口授遺訓二十則多名言孺人生於嘉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先一年大吏疏孝行以聞

詔旌其廬子一卽炳縣學生女四皆適士族孫一家棟

舊史氏曰比者王君炳攸門來纍乎其服蹙乎其容卹乎其言問之距母歿半年矣居喪能戚所見莫踰君旣出孺人行述遺訓請立傳始知其爲孝婦之教也惟孝婦能生孝子固有自來哉抑予重有感焉先謝恭人孝慈溫良食貧畢世今棄養且廿年迴憶半生愛日蹉跎翫愒曾未伸一朝之養此恨曷極乍與君接固已怛怛焉迨考孺人行事乃一一與先

恭人類尤異者先恭人歸浙不及與姑葬比至墓一慟幾絕
遂病羸終身孺人之卒以省母墓致疾其事又如一轍也輯
傳竟不禁哽咽淚漬紙矣

吳恭人家傳

恭人姓吳氏世爲河南光州名族祖福建巡撫士功父兵部右侍郎玉綸侍郎中娶任夫人實生恭人性至孝十二歲能詩侍郎命學古文議論多越常識今署江蘇按察使紅生先生名葆晉以文學名於時恭人季弟也幼嘗從姊氏講聲音訓詁之學年二十有二歸戶部郎中定遠方先生諱玉璞事君舅如事父母隨先生之官治內有條理時以北方物寄舅必手其完固厯舟車數千里不壞其處事精密多類此教子不以煦嫗爲愛長子爲吾師鐵君先生幼多疾憚嚴師晨起必口授所讀書數十過始命入塾夕則然鐙課之恒至夜分爲文挾摘疵累不少寬有過必痛繩之嘗曰父嚴母慈固也

然童稚依母時多有過父不必知母知之而縱之不可爲矣
人以爲至言又訓吾師曰學問以虛心爲第一義治己必嚴
交友必慎吾師之視學湖北也又訓之曰自處宜刻待人宜
寬諸生無大過失宜爲

國家愛護之以是終吾師任未嘗扑一人人亦鮮犯律者自
奉儉約祭品必潔塾饌必豐瞻親戚卹孤嫠不遺餘力平生
尤深於史學著有詩文若干卷諸子請付梓不許曰閩閩知
名非福也最後就養湖北逾年吾師引疾歸會茶人亦病留
九月始發至巢縣卒年六十有二時道光二十年也子孫詳
恬庵先生傳

馮桂芬曰劉子政傳列女首母儀次賢明次仁智而抑辨通

於第六厯考古來賢媛率不以文章重豈優於德者果絀於才邪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噫婦職固在此不在彼也觀恭人知名非福一語旨深哉旨深哉

蔣孝婦傳

孝婦蔣孺人蘇之吳縣人父錫辰附監生母唐年二十有三歸於同縣 贈修職郎潘君遵範年三十有二而寡越七年卒孺人在室孝事父母比歸事姑繆宜人如事母宜人愛之如女夫歿誓以身殉宜人曰若不念白頭姑乎子女幼何以慰若夫乃涕泣從命自是長齋奉佛終其身家不中人產以十指供甘旨暑汗寒皸瘡不休姑老病坐臥一樓形影相依中夜飲泣不使姑知疾作不服藥曰姑病不能奉參餌況我乎或曰斷齋疾且已孺人曰未亡人一餐多矣奚敢恣口腹聞母疾力疾歸則母與兄相繼卒越四月姑又卒病中扶掖挾牀側汙不能成禮而病益殆曰而今而後可以侍吾姑吾

夫子地下哀號支離七旬有五曰而歿年三十有九時道光
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也咸豐七年大吏以行義聞

詔旌其門子三鍾瑞吳庠生有文名某某女一適某

舊史氏曰先祖妣錢恭人苦節撫孤三十餘年以暑年不合
例不與旌典今觀孺人行事孝而節者也而旌孝不

旌節則亦例爲之例以年三十以下爲中格而孺人贏二例
以守節十年爲中格而孺人又不及三夫例之設誠出於不
得不然顧天下瑰異絕特之行湮闕遺佚於幾希之間者豈
少也哉

龐烈婦傳

龐烈婦江蘇常熟縣人龐爲縣望族父某母某氏女兄弟三烈婦其季第一廷鑑今江南團練大臣侍郎公鍾璐其從弟也在家以孝聞教廷鑑識字姊而兼師年二十有三歸同縣楊英茂孝事舅某姑某氏生子二彥淦彥澄女二越若干年舅姑歿逾年英茂又歿家貧子女幼烈婦子身持門戶飲食於十指子稍長令入塾曰家世讀書不可以貧故廢學咸豐十年夏賊陷蘇州時烈婦長女已嫁率次女及二子避於鄉秋八月縣城陷賊四出大掠或勸避之烈婦指其子女曰未亡人質死久矣所不死者以此今計決矣遂匿其二子挈女偕赴水頃之賊退女遇救得生而烈婦死矣時八月二十五

日也年若干歲事聞得

旌如制

舊史氏曰傳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趙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曰先死爲其易嬰立孤爲其難厥後自殺下報則嬰又兼爲其難與易也烈婦從容以立楊孤復慷慨以殉賊難殆亦所謂兼之者邪烈婦之死也廷鑑方從侍郎公練兵上海聞耗哭之慟謂非尋常袒右之悼也手爲節略乞傳於余爲詮敘如右以俟史乘之采

葉節婦家傳

節婦姓葉氏諱淑貞字儷琴旣寡更名利貞字鐵琴江蘇吳縣人世居洞庭莫釐峰下宋石林先生三十三世孫女鹽運司運同銜承統之次女也母劉淑人節婦生而淑順六歲母疾竟日不去側九歲濡筆寫生輒肖運同君奇之延鶴湖老畫師高元目於家授以畫理數年超詣逾其師文許巨幅作墨荷三四莖蒼勁奇偉見者不能測爲十數齡女子所作顧或亦以是知其非福乞畫者日眾乃爲之例一簋易米券三斗歲暮積數十石饋貧以爲常年十有七歸同里候選同知周世璿生一女殤越三年世璿卒遺腹生女又殤以夫從兄世瀚之子候選同知德槃爲後年纔九歲家故相亞父母愛

之不忍遺敗日一至而已節婦子身持家養翁姑從此長齋
繡佛矣又八年翁卒姑性嚴厲聞於族黨節婦百計委曲承
順卒相安無事族黨益賢節婦顧夙有肝疾時時間作日以
繪事消遣夜輒吞聲泣淚痕漬枕上聞者憐之能詩不多作
有題樞花句云品節實從冰雪鍊芬芳不與李桃爭他作稱
是不存稿惟遺稿四巨冊存節婦家富甲山中會軍興官中
需餉亟節婦謀之運同君曰世事如此家事如此多積財何
爲願助餉十萬報二百年食毛踐土之恩於萬一建義莊五
萬贍族之貧者餘不下十萬與嗣子某若得行亦今世席太
僕矣何如運同君以爲然力懇慰之席太僕者明末山中素
封段家輸餉衛鄉里得太僕卿銜里人至今傳誦故云節婦

遂以其間請諸姑不應無何賊至質庫若而所蕩焉泯焉姑婦轉徙湖濱賣衣食易米者兩年舊疾益亟運同君聞之逐之歸調攝未月一夕晨熹呼母曰天曉未今日大冷兒篋有厚絮衣母可取衣之無何遂瞑猶手醫書一帙云節婦以道光九年九月二日生以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卒年三十有四守節凡十有四年運同君哭之慟且請旌於

朝節婦爲余冢婦之女兄運同君故屬余傳之如右

舊史氏曰節婦女弟又有適天津金剛愍公子厚增者寓吳中庚申之難避居郊西之跨塘賊突至罵賊不屈死姊妹節烈其咸可敬也顧忠義激發蹈刃如飴須臾間事耳節婦處

萬不堪之境歷十數年之久辛苦艱難卒歸一死則節婦之所處有倍難者矣能詩工畫非女子之福信矣哉

許烈姬傳

姬姓許氏名德蘋字香賓自號采石仙子本揚州鄧氏六歲失怙恃從母嫁蘇州許某早寡無子挈之歸以爲己女篤愛之家貧猶令入塾讀書性慧遂能詩詞越七年從母卒慟哭不絕聲許嗣子密鬻姬籍中給令游某戚家姬信而從之至則知其故屢投繯求死不可得願不肯輕見人惟日事吟咏以見志保母無如何欲更鬻之吳縣朱君子鶴隱居莫釐峰下工詩會喪偶願得爲窻室以詩令保母通意欣然許諾始相見於吟花館試唱和一絕定情焉以咸豐三年歸朱氏布衣操作煩瑣細箴一身任之暇則鉛槧不輟久之粵賊陷洞庭晨熹掩至家人奔告咸倉皇披衣起四出避之姬與君子

婦及孫匿宅後石家塢有頃賊至次第搜財物及姬欲汙之
刃擬於頸不從大呼罵賊賊斬姬右臂姬左手拾石投賊中
賊面賊刃其喉嗚咽而絕時十一年二月朔也年三十有六
次日賊稍遠一家復聚君子婦以姬死狀告趨視之面色如
生手猶握石作投賊狀人以其自號爲讖云大吏采其事以
聞

詔旌其廬姬工詞所箸和漱玉詞已刊澗南詞經亂失其稿
君撫拾得二十三闕將附梓焉

舊史氏曰稗官載明末楊龍友中丞得閩中姬曰珠玉耶并
得其書畫古玩後殉甲申之難孫克咸監軍姬葛嫩被執嚼
舌噴血某帥面叩手刃之兩人者君子重其烈而未嘗責其

初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侯將相無種卽忠義豈有族耶軍
興以來潢池反正綠林起家一旦臨危抗節炳日星軒天地
不乏其人視彼職官汙僞命死而民不憐者相距奚啻霄壤
烈哉姬乎可以風矣